

王金昌日记收藏系列——

北平日记

(1939年—1943年)

(二)

董 毅◎著 王金昌◎整理

BEIPING
RIJI



人民
文学
出版社

北平日记

(1939年—1943年)

(二)

董毅◎著

王金昌◎整理

王金昌日记收藏系列——



人
民
出
版
社

中华民国廿九年

(1940 年)

NOTE BOOK

Diary № 9

Kept By

Idemiy Tsung

1月1日 星期一（十一月廿二） 晴

阳历新年元旦，今天却在家闷着瞎忙了一天！

只希望从今天起，新年给我带来好运气和光明！

上午九时许受了一次虚惊，日本飞机数架在西南方远远的回翔，间或地响了几下，明明是炸弹的声音，震的窗户都摇动起来。娘很害怕惊慌，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！我仍很镇静地走出来到院子去看，但是心中不免有点疑虑，不明白又是什么缘故。后来看了报才知道是日军用飞机在永定河沙漠掷弹演习，以示庆祝并且示威，心才放下。十时许斌母忽来，并询炸弹声音之故，告之始去。上午去菜市口李福寿处购笔归来，午间接到十二姐来一信，桂舟由新京来一信。午后与等挪移屋中什物，杂物甚多，以致感到甚挤。下午发一信与铸兄，寄两本画报与华子兄，本来想下午出门去玩，因为搬东西也就懒得再出去了，瞎忙一气到三点多才开始做自己的功课。买来了新小字笔，于是整理校长的课外工作，《图书集成乐律典引用书目录》，麻烦得很，四点左右一直抄写到八时许，才弄完了一半，那一半预备明天做。现在的生活，我已很满意，白天屋里有火不冷，也不挨饿有的吃，弟妹们在家里一同说笑，有母亲照拂疼爱，李娘帮忙照料一切，也可以出去玩了，有电灯用，自来水喝，有车骑，有书念，还有无线电视，一切享受可以说是在中人以上了，我很满，知足才是快乐的先声，有人说自己在幸福中不知道，偏要到外边去找，结果看惹了满身烦恼，真是不错！

1月2日 星期二（十一月廿三） 晴

晨醒，窗上甚亮，疑下雪，呼五弟视之，则曰未也。八时遂起，天气晴，昨晚狂风，只稍增寒气而已，至午尽消。上午未出门，将引用书目录完全抄出，视之颇悦目，心为之一畅，计共十一页四百册，私书之多。午饭后往访徐仁熙，在家约其同往真光，未果，遂独自前往。人不少，前排



最后一排恰有一空位，旁乃一历史系三年级之同学，与桂舟相善。电影乃米高梅出品，珍妮特·麦克唐纳及华伦·威廉二人主演之《战地笙歌》，二人歌唱得不坏，摄影道具，具甚精彩，二人演来亦相当好。我觉得比纳尔逊·埃迪和麦克唐纳合演的好，不知为什么，我总讨厌纳尔逊·埃迪，也许他的声音根本不悦我的耳，实在不敢恭维。人很多，楼上下都满了，散场时遇见刘曾颐、泽、履、萃、华兄弟四人，后四人一致行动，却大不易。与曾颐去东安市场购明星日历，已无，闻廿日左右始来，中国牙膏亦无，失望归来。至家已黄昏，闻强表兄处又送来一信，乃约我明日下午至其家，不知该事能否成功。我在国文系亦不知有否不满意或改他组之说，心中忐忑不安。在出去时看见不少女孩子，不客气的讲比斌强的有的是，虽然心中恨着斌，可是不时心中还想起她，有时更能扰得心烦意乱起来。想忘掉她，这么久（不过一个月吧）不见面了，我也不过去，她也不过来，就这么无形中又疏远起来，可是她对我是影响一点没有减少，近日更加强烈起来。今日影片中有一幕女主角抚摸男主角的手，不由我又想起去年夏日月下，与斌揉手之情来，痴呆的我，她是不知道的！晚弄《说文》。

1月3日 星期三（十一月廿四） 晴（有风）

《说文》实在是干燥无味，耗了一上午的光阴，才写完了一篇古文，《异同说》，午饭后继续写了一会儿才做完。两点左右去中南海溜冰，一个人很无聊，也没有碰见一个熟人，玩了一小时多，大约有四点半左右吧回来。今天冰到不坏，不软，也没消化，只是不平，地方太大，又不要钱，自然不满水了，省得很。可是人太多，还有日本人太多，实在有点讨厌，可是也没有那么齐全的事，到家后，不料，绥晋回来了。她是威如三哥的第二个女儿，也考上了辅大，在经济系，老看不见她。今天来看娘，谈了一刻，比以前大方多了，黄昏时始去，她住在公寓。为了明日得强表兄一信与我，今日去其家中谈话，故提前吃饭。六点左右驶往，强表兄尚未回家，稍候始归，见面谓我运气很好，陈仲老在沪，在朋友方面劝捐结果，计共有千八百之多，实出我意料之外。际此时局竟尚有如此仗义之人，实

属罕见，强表兄谓天无绝人之路也！予亦自思，可谓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也！？西院大哥，力九妹等闻之，心中将作何感想也！？喜也？！愤也？！此岂即一九四〇年所与我带来好运气之先声欤！？第一炮也！此已很高，令我惊讶不止也，本未指望此方，不料意有为此大力回应，即有亦未料及有为此大数，即有此大数亦未数寄来神运为此！实一切皆出人意料之外也，天也，命也，老人九泉暗中保佑也！？收此数，读书因无问题，但异日如何方能报答他人对我的盛情，思之不禁汗流浹背矣。

1月4日 星期四（十一月廿五） 晴

摸黑起来，结果还迟到了几分钟，泄气得很。上了两小时课交了两篇文（故〔卯留〕非亚异同说），想打电话问问银行办公不，老打不通。去找英千里秘书长，将家里情形大略告知，并言仲老等帮忙我读书学费，但是愿意要我转系，我想转经济系。英先生说怕很困难，因为学校是无特别原因，没理由是不准转系的。英先生说转经济系，可先写信要求，吃亏一年，明年还上二年级，不知可否，至此，遂辞出。十一时许，骑车至尚志医院与九妹夫相晤，因强表兄已经写信通知，故未再详言，因银行今天放假，故去银行办理手续须至明日，遂通一电话与强表兄告知，其并与九姐夫通话，并约午间去找九姐夫，我遂归来。午饭后，因今日下午不去银行办理手续，遂又跑到学校去上课，两堂无聊的小说史，写了一些笔记。大家都不爱上的伦理学，伏鹏告假了，于是大家皆大欢喜，归来却闻小妹言一恶消息，听不清。晚饭后过西院与国侄谈，因下午系其与来人接洽者，始知铸兄在保因私吞罚款，被日本兵扣押，至今已约十日于兹，家中丝毫不知，所长亦押起，吉凶莫卜。令人焦急莫名，此真想不到的坏消息，真不知如何是好，真所谓爱莫能助了，这次出来名誉上弄坏了，事也没了，又结了婚，以后日子真不知怎么是好呢！高兴是不易保持的，昨天才高兴了，今天又烦起来了，昨得泓一信，今日下午又得其一信。今日阅谢冰莹的《一个女兵的自传》，内容相当激烈，在麻木的古城中的好青年，正缺少这类书看呢！



1月5日 星期五（十一月廿六） 阴，小雪

起得晚了，还是又迟到了五分钟。下了英文，到楼上找着大马，把新旧约全书，让他签了字，是送给他同学的，他托我替他买一本，我因为自己借有的一本，还是在崇德的时候买来的，算来已有八九年之久了，但是我就是搁在一旁没有用，所以就送他了，并且替他寄出去。又到老王家谈了一会，问问经济系功课的大略，出来买了一张一元的慈善夜票，与小徐一同归家，至辟才胡同正风打字补习学校要了一份简章，顺路又到小徐家坐着聊了一会儿，到家已是中午了。今日阴天，小雪如霞，时下时止，小风刺骨，甚为寒冷。午饭后至尚志医院稍候一刻，午睡的九姐夫始起，知昨日云门表兄已与九姐夫略谈，南方寄来存放安全之款，由云门表兄独自保存，为我交刚才之学费用项，所谈甚简略。于是又骑车至前门公安街、财政部，访云门表兄，在客厅候顷之始止，客厅布置新式一切家具，皆新式者，殊为富丽，火炉温暖一室如春。表兄意仲老所助之款，只能做为我与刚弟学费之用，不能移作生活费，家中如有尚能卖钱者，尽量卖掉，集成一数，存到银行，可以彻底计划。热心帮忙之意，衷心感激之情，非言可宣，惟铭之于心，以备异日再报，辞出。顺路往访杜麟鲁老友，出门未遇，怅然而返，不意归途近家，忽遇斌踽踽独行于途，遂下车与攀谈，略现不自然之意，步行送其至家门口而归。晚饭后，郭所长又来，谓我家中明日需有一人去保，料理董股长事，不知维纵兄能否去保，心为之乱。过西院，见斌与其母在略谈，我即归。

1月6日 星期六（十一月廿七） 晴（凉）

晨九时余过西院，与大哥谈铸兄事，彼亦无何妙法。不料斌亦在彼，与行佺鬼鬼祟祟的不知做什么事体，见我即去。十一时许归来，看报，昨日下午意外邂逅遇斌于途，一路谈来，不觉心中又起热情，但昨晚上见其在西院闲坐，心中即又趋于冷境，不知何故，总之我不愿其他人接近，亦可

言忌妒心吧！故而又恨起她来，今晨一见不觉又烦起来，想不到近二月以来，他们和西院的往来这般频繁呢！午间看完了《一个女兵的自传》，因昨日下午允借与她看，遂给她拿过去，未在屋，搁在其桌上就回来吃午饭。午得润兰嫂来一信，关于铸兄事，只略提未详言，不知细情，实无法研究如何办法，遂即作一信以平快复之，并荐金妈至刘家。归来即去中南海溜冰，人不太多，遇庆璋一帮，和他们玩了一会儿。小徐也去了，慧去了，斌没去，留心找了半天，泓也没来。又遇久未见的金大智、任兄弟，金大信未来，始知其未上学。大智在北大农学院，大任在中华，不过孔祥玘比我还高了，后生可畏，几乎不识。归来已是黄昏，持信与大哥看。晚饭时，多日不来之斌，忽来，原来是还书来了，看的真快，待了一会，谈了一刻，说什么《海军之翼》、《月宫乐园》、《念奴娇》等片子，她都看了。看了就看了吧！不定又是那个倒霉鬼儿着了迷，花这个大头冤钱，我可再也不干这个傻事了，花钱找麻烦，找烦恼，谁干？！我只作她骗我，她不知骗我多少次了，我也不要那么老实心眼了，一会儿就走了，走就走吧！不来也好，见了她我就心乱。晚上校补《乐律典》目录。

1月7日 星期日（十一月廿八） 晴

心里想事不能安睡，虽然昨晚睡的不久，今晨七时多也就起来了，写了三张信略长一些，心中的事给斌，交给四弟转交给她，后来又有点后悔，看看这三张纸的反应如何？没有就算了，我也不是十分切望着她的，十时许出门访陈老伯书琨，未在家。坐候久之，将午遂归来。路过郑家过去小坐，并告以学费有望，旋归。至家午饭后已是一时半左右矣！泓来信邀我去看她校赛球，在公共体育场。很远，时间是新时间二时半，已经来不及了，遂不去。整理完引用书目，带好了明天用的书，二时左右与四弟一同骑车往东城王府井大街安福楼去，因为今天是威如三兄长女爽秋与潘寿斌结婚之日，安福楼乃女家上轿之地，至时爽秋已衣装以待，顷刻潘来接，我等遂光往金鱼胡同福寿堂，五弟小妹随李娘后至，娘则因身有孝，并不舒适，遂未来。此番爽秋亲事其父不满意，且男家只其子身一人，亦



无一亲友来，只其同事，日人占大多数，日妇有五六。真是，国际联欢，东亚和平之表现也！一笑！礼成入席等一切节目过后，我即与李娘至东安市场瑞士金表铺购一小手表，代价廿二元，遂骑车去校。因今日下午七时起开“慈善夜音乐会”（Chinty Night）内容相当精彩，我花了一块钱购票，与大马、洋枪同坐楼上前排，音乐节目占大半，中西合璧，末有四场国剧，大轴宁雪之《凤还巢》成绩不减当年，《火烧百凉楼》无味，内容当另文记之。休息时并买糖由女同学售卖，招待全内女同学负责，至夜间三时半始完毕。因过晚，即宿与第一宿舍大马屋中，幸其同屋杜玉林归家未回，即和衣卧其床上休息，亦殊别致，为我睡眠之别开生面者也，乏甚，不久即入梦乡！

1月8日 星期一（十一月廿九） 晴，凉

疲倦死了，也早就忘了是在什么地方？！昨天的盛会，一直到四点才归来，今天也不放假，一直到八点三刻了，大马把我叫醒，急忙洗了脸漱了口去上课，不然睡过去就晚了。发回了做的诗，改了不少，自己也感觉自己做的太不好，不够诗味。校长两小时讲了不少，交了那篇引用书目录，幸而今天没有再留下什么事情，叫去用午餐。一时半骑车归来，至陈老伯处请其代拟谢仲老及他人助我学费之信稿。三时左右归来，看看报，补写一日之日记，转瞬即暮矣。晚饭后，伯瑞突来，代彼写一告假条，无事不登三宝殿也，今日天气较冷，稍有寒冬意味，大马待我有时很亲切，犹如兄弟，不负我与他友好如此。明年即将毕业，好友又将要少了一个矣！他现在很忙，每天只是大半都消耗在试验室中了，一吃完午饭，一点左右，便又换着书去了，真是忙得够瞧的。但是相反的郑夔每礼拜只十余小时功课，四门，一天很闲，只是在忙着论文罢了！近来也不常见他面，今天早上起来也不觉得再困了，算来睡得不到五小时呢！预备早些休息，明天第一时还有课呢！晚上今天有上供，大哥及嫂全出门，至暮全无消息，行住在画寝，无人负责，还是我催了。七时半才由我点香上供，简陋令人心冷。

1月9日 星期二（十二月初一） 上午阴 下午晴，冷

起来晚了，头一堂也就没上，从第二小时上起，中午归来。午饭后看了报，近二日天气骤冷，如此方像严冬，因了前日在校熬夜，未休息足，昨今尚勉强支持，今天午后听 Radio 幽雅的音乐，不觉催起眠了，竟和衣卧在床上睡着了。至五时左右迷糊中，五弟来唤我谓斌来了，起来出来至书房中。久日不来之斌，坐在摇椅中，暗思是那一时心血来潮，随意写下来的三张信的功效了，果然是来借我所说的那本书，又借去一本中国文艺与湖南的风，又谈了一会儿方去。谓我所说有人帮她的忙是何意思，本来我是说她和行佺接近的缘故，她却故意做不知，还是误会到我给她找事情呢！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这本书，我早就借来了，早想借给斌看，只是迟疑不定，到今天是她自己来了，遂大胆的借与她看了，不知她可有勇气看完否？至五时许骑车至陈老伯取出代我所拟之谢信稿二币略谈，即又至礼路胡同四号强表兄处，将信移交与他看，并代我又改数字，表兄代我立一账本，上写“刻苦耐劳，力求上进”八字，以示勉励之意。表兄又谓今日访得英千里学费事，谓自明年下半学期起至毕业止，全数交与学校，又云仲老今日有信，谓沈昆三或亦助我若干。明日午至前门与表兄同去兴业办理手续，因天暮遂留其家用饭，见过表嫂，大小共有七八人之多，菜皆蔬菜，饭后略谈即归，因学费系他人助者，更需努力攻读方不负仲老及诸前辈热心提掖后辈之感情。归来灯下做英文一篇备明日交。

1月10日 星期三（十二月初二） 上午阴，下午晴

下了唐宋诗有一堂空，跑到图书馆，略为又翻了一遍《一个女兵的自传》，又笔录了几段才还了，一小时也过去了。一小时英文也很快过去了，前三个礼拜在堂上做了一遍文，得了九十分，真出乎我意料之外。急急忙忙吃了饭，不料在小饭铺遇见了大马，一块吃的，吃光又到第一宿舍和二马聊了半天，不觉已是一点了，遂急忙骑车到前门财政部去找强表兄。昨



日约好的一同到新大路浙江兴业银行，去办理南方寄来的款子的事，沈经理自己出来陪着，立刻很快的就决定了，一千四百元为定期存款，四百廿元为活期，以成记名义存入，并需有我和强表兄二人的盖章才能取款。当时即提出三百元，预备明天去学校为我交学费，把我从下学期起至毕业止的学费全数交了，以示我求学之决心，并可预防将来物质上涨。因已二点多，亦懒得跑回去，那么远做一篇交了，就到顺兴店去拜访老友杜林鲁。幸这次在家，就在枢房谈了一刻，三点左右到公共体育场去看赛足球。很大的一个地方，人那么少，天气又冷，显得冷清清的，也没看见泓。回来顺路又去尚志医院和九姐夫要米和钱，答应过一二日即有以相报。归来看看报，晚饭后叫四弟拿一条过来与斌，旋至西院问行佺近关与铸兄事不知有信否？润兰嫂亦与信来，不知何故？正在灯下写信给泓时，不料斌突然不声不响来了，大概是看见我给泓写信了，看见就看见吧！没有什么？今天她就把那本《查泰莱的夫人》还我了，看的真快，五百多页呢！不知她看了，她有什么感触和刺激否？她很大方，一点也没有害羞的样子，勇气不小。一天就看完了，那么顺利，迅速的还我了，却大出我意料之外，坐着闲谈了一刻到九点才回去。晚得华子来一信，并随有相片一张，一是华子，天真与宜中合摄的，不大好，三人都够黑的，很好玩。今晚上只给泓写了一封信，没有做别的事情，时间就很晚了，连着两天斌来我家，我却未过去她家，她一家有点奇怪呢！真的近来我确实很理智呢！正为小徐说我的一般感情再不能随意支配我了！这次我是故意先借斌一本《一个女兵的自传》给她看，再接着借给她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看，两本绝不相同性质的书，看她的胃口对消化那本的力量大！这两本看过以后，至少应该给她生活的意义上以更大的认识吧！到现在我还对她的将来有希望没有全失望，只想能把她的思想引到前进的路上去，不愿她那样每天无所事事，亦未念书，亦不管家事，袖手旁坐，舒适的生活，这种无聊的生活，也真亏她每天一个人在家怎么过的！？只是想出去玩玩，溜溜冰，看看电影，或是去北京饭店跳舞，十足的小姐生活，在别人看来她多么舒服，她自己却大不满意呢！每天如此无聊，难道只等出嫁不成，不知她自己想怎么样？！近月来，我很少过去她家，理智的力量吧！不常去，也不大想去

了，去了也没事，站在那里多无味，在家还可以做点事，看看书什么的。今日下午杜林鲁兄处谈及四存绪老友各自星散，多无音讯，流止失离，不胜沧桑之感，令人为之怅惘者久之。

1月11日 星期四（十二月初三） 晴，冷

七时起来，头一小时未迟到，《说文》真无味，可是又不得不上，这半学期如果不给我C+，我下学期就刷了它不上了。两小时空堂，两小时消磨在图书馆中，近来才知道图书馆对学生的益处，现在才非常喜欢到外边去。我真可惜，我中学的六年时光白白的过去了。中午到大马屋中待了半天，和他们神聊一气，同学们谈话无什顾忌，随心所欲，天南地北的谈，可算是天地间快事之一，可惜天下好事都是不常的，好友多离散不能常常聚首。近日突然悟出一番道理，即觉得天下事物，无论什么东西都是不完美的，不完全的，都有缺点，天下可算是缺点的世界。下午两小时小说史很无意思，看了一小时多的《母亲》，今天才由图书馆中借出来的，是丁玲著的。今日强表兄去校代我交了二年半的学费，心中为之一慰，由此至毕业之学费可无问题矣！惟转系成功否？我念的成绩能否良美，慳助款人意否，均不可知。归来已暮，家中生火甚大，热甚。有热水，遂沐浴一番，心身为之一快，积郁一消，正沐浴中忽报爽秋偕其新婚夫寿斌回来，我则因洗澡，没有看见。饭后阅润兰嫂自保来一信，谓世良兄事与其所长弟来言大略相同，并云局中托人为之关，说近数日内或可释出，连日为铸兄事，心中实不安，大哥终日如常去打牌，并未在意，亦无去保看望意，人心如此，令人心冷。晚上写三信，一与华子，一与桂舟，一与润兰嫂，家中无人去保照料，只其一个年轻妇人，在保为离，亦实可怜，但我一时不能离平，亦环境与事实上为难，无可奈何也。

1月12日 星期五（十二月初四） 阴

今天第一时，先生没有讲词，却令我们讲一首词，是温飞卿的菩萨



蛮，大家的意见不一，很有意思：讨论一件事情倒是很有意思。英文一小时又过去了四段，又快讲完一课了，空堂两小时，又在图书馆中过去，看世界文库。午后至大马屋中小坐，写一信与强表兄致谢，两小时新文学习作，讲了半天熊佛西那本《赛金花》，很无聊，念了半天，我直要睡觉。下了伦理学与小徐一同走，送了信与强宅即回来，路过至蒲佰扬医院，打了一个电话与泓，因为我想起来明天中南海是开水上运动会，和她约定改去中央公园，说了几句即挂上。又打一电话至尚志医院，与舒东未说完话，他即挂上，脾气古怪，是以亲友多与之不洽，非无因也。归家已暮，西院今日又叫一石米，价洋五十八元，近归历年堂不越过半百之数，米面杂粮近来无处购买，穷人不知如何办法？！日久终无善果也，念之心悸，舒东处米推三阻四，有钱算给他，尚且如此麻烦！要钱如何不快，借钱更无有了！晚饭后将昨日润兰嫂来信与大哥看，彼亦无办法，旋归来，即开始继续整理《说文》，麻烦之极，弄了半天，只提出一点来，烦得很，由晨至暮皆阴天，气候已入三九之季，只近三日始冷，今日阴一天，亦无降雪意，今年始暖，亦不降大雪，则来年春天又将瘟疫盛行矣！近数月来，不，几乎一二年来，自觉运动时间过少，除了少数骑车奔驰之外，几乎均坐着，故身体甚弱不强，疲甚，甚以为忧，冬日天冷，亦只有溜冰一途耳。

1月13日 星期六（十二月初五） 阴

下了今日唯一的一小时《说文》，到教室去找老王，把华子与桂舟的来信给他看，即独自归来，至西单欧美理发，精神为之一振。午饭后听了会话匣子与Radio。两点钟方起身去中山公园溜冰。阴天，没有风，稍冷真是溜冰的好天气，路过中南海，人多极了，是冰上运动会呢！我没有看，到了公园静静的，人少极了，安静极了，另是一种风味，一个人，安详地独步到后海去，溜冰的也少得很。换了鞋自己一个人下场溜起来，天凉无风，人又少，冰又好，很过瘾。没有一个相识者，正很无聊，大约有三点左右泓来了，见了面很生疏似的，只低低地谈着，笑着，很少溜，她简直不是溜冰来了，蹭冰来了，也可说是走冰来了，她还是那么胖！溜起

来慢得很，她很聪明，不是一个人来的，却是把她的小外甥七岁的“裴端”也带来了，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小郭的妹妹，带了小郭的侄子，但是没有溜，只在岸上站着看，也不怕冷，真成。我和泓二人之间一人携了小裴的一只手一起溜，慢慢的绕了好几圈，歇了两次，夹萝卜干不知趣的，郭郁文老在岸上泡着，也不走，非等泓一块回去不可，直到了大约五点多，遂上岸和泓一道走，郭郁文和泓各雇一洋车各带一个小孩回去，在道上又和泓谈了几句。在西长安街分途回来，第二期的《辅仁生活》送泓一册，晚饭后，只看了会儿书，也没有什么事情就睡了。

提起泓来，相识已两年了，可是两年中都在北平一个城市内，都住在西城，但是两年中只见了三四次，今天算来已是快一年没有见着了，只是间或通通讯罢了。这种长时间的分别，说与别人恐怕都不会相信呢！友谊在信中是不错，见了面又显得生疏若有若无，若即若离之间。泓的环境虽不是很好，但也可算是中上了，没有什么不如意，或令她烦恼忧愁的事，每天只是上学罢了，没有正事，最快活。和我相比，简直天地。间或还可看看大义务戏，并且有汽车坐，认识了工务局长的小姐，真是高攀了！按泓的性情来说，是很沉静的，不大好动，思想至少有点旧，女孩儿的娇羞腼腆也是有的，不像斌似的那般开通，各有各的好处，但都不可过于太极端了才好。泓好静，我有一大半好动，我好一点儿洋味的东西，如电影她则不大喜欢，很少看正如我不喜欢看戏，她却很感兴趣一般。但难的是，她家不是没有钱，也不是供给她不起，可是她一点儿也不赶时髦，朴素得很，我没有看见过她打扮得漂亮的样子，今天也只是脸上淡饰脂粉，穿了一件兰布褂子，一件毛外衣，一件半旧的呢大衣、兰布鞋，朴素得很，谁知道她是北平京工务局局长的女儿呢！她具有沉静、温柔，她有十足的女孩儿气，我现在尚未曾喜欢她，亦正如她来信所说的，我俩不过普通认识的朋友而已，缺点是她眼睛太小一些！太沉静！

1月14日 星期日（十二月初六） 阴凉

宴起！十时半方起！懒得很，十一时许过黄家，多日未过去了。斌等



似乎方起未久，正在洗脸。今日斌见我颜色甚和，谈笑甚欢，却出乎意料之外。买东西来，买了点还分我吃，行侄亦过来。我心中有点不自在，适四弟来唤我回去吃饭，遂归来。今日吃涮羊肉，与弟妹等嘻嘻哈哈。吃的好不热闹，未吃完时，忽闻犬吠。原来斌来了，吃完即陪她在屋小坐，洗完脸，开了 Radio 听，又开了话匣子听，一时半遂又过其家拟代彼打气，不料行侄已经替她打好了，这倒不坏，倒省了我的气力了。我即回来，斌旋与其母出门，小弟与恭弟二人去公园溜冰去，我到二时许去刘家还其书二册，与胖子等聊了一会儿，三时许出来，至王家还话匣片子，王弼未在家，与冶华谈了一刻，四时许仍未归，遂回来。在家看看报，阴了一天，小雪片刻即无，真是不知何故？希望天能下一场大雪。只是阴沉沉的，黄昏时斌又来，原来是寻小弟，六时正二小孩尚未归，胆真大，令人着急。谈了半天，很是有劲，我拿出那篇《断芽》来给她看，她说：“上边就是说那死去的三妹吗？”我说“对了！我很爱三妹，可惜她不知道？”说时两眼直看着她。聪明的她，她还不懂我的意思吗？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，她答复我：“你准知道，她不知道吗？”明明是自己答复我呢！我真高兴呢！一直到七点二小孩方归，晚点唐宋诗及整理笔记。至十一时半方寝。

1月15日 星期一（十二月初七） 阴冷

昨午得松三自川寄来一明信片拜年，并亦与斌一信，到了没有忘记了她！感情动物的人吗？！

上午三堂，校长又讲了不少，写了不少笔记，幸好没有留下什么工作。今日阴沉沉的，也不下雪，连阴了三天了。怪事，今天可冷得很，干冷小风也够凉的，就是有点像三九天的样子了。中午归来很冷，吃过饭才好一些。洗过脸在屋中继续看没看完丁玲写的《母亲》，不一刻即看完了。可是即走过黄家给斌拿去，开门的就是斌，穿了一件红毛衣，白长裤，拖着鞋，她说她在睡觉，只是她一个人在家，李妈去文昌阁了。她一人在炉子旁边在沙发上看书呢！?! 逍遥自在得很，给她那本书，坐在她旁边谈天说地的神聊起来！嘻嘻哈哈的又是暑假的情景了呢！? 无什么顾忌，随意

的谈笑又开始了，说说电影，又扯到文学上去。今天她真有点变样，那么特别的温柔，藉了一个机会向她表白了一些两月来对她的内心的心中话。一个奇迹，一个奇异的现象展开在我的面前，我看见了斌的两眼流出了眼泪，这真是我意料所不及的事。我一时倒愣住了，不知是为了什么事，她告诉我，她写了一张什么要给我，可是又烧了。我说：“我失眠了多少夜，你可知道？”她说：“我失眠了，你也不知道！”又说那次公园的事，溜达的那回，我说我当时的心情是多么地难过。她又流泪了，她怨我为什么这些日子不来，原来她也是心里很难过的呢！数度柔语的温存接吻，才算填平了这两月来的缺陷，外边天气阴沉沉的冷森森的。可是我俩在屋中完全沉浸在爱之温暖气氛中。今天斌却真是兴奋极了，比平常大不相同，几乎有点主动的意思。特别温柔，眼中放出爱怜的光辉，那般可爱。她更紧紧地拥抱着我，亲切地偎依着我，那么柔顺，像个小孩子坐在我身上，说多日没有坐在这了。近来我的理智很强，很能管住我的感情，在爱之交流中，我暗暗仍以理智指挥我的感情，使她不要过于激起，过于过分了。今天说出了许多的想说的话给斌听，心中舒服得很，她对我的真情，至少今天是露出一部分来了，那般的哀怜柔和的眼泪，脸色似乎是在向我忏悔这两个多月的过失似的。我则更还给她一倍以上的慰安与真挚的热情。但同时我亦更想到现在是沉浸在爱之热情中，将来是邈远不可期，好不好的结果是不能预料的，为了将来更大的痛苦，还不如现在就疏远些才好，可是感情动物的人，这可都又是不易彻底办到的呀！我承认爱斌是够尽我的心了！在另一方面封建（制）度严厉的面孔，在对我警告，我和斌二人之间是有一道不可见的鸿沟的，到时候是会出现，来挡阻住我俩的，现在且不管它吧！今天倒有意思，斌对我倒有几分情感，说了几句知心的话，不负我爱她一场呢！她大沙发上旁搁有叠信，不知是谁给她的，大概是松三来的，她说她看一点，想一会儿，这倒是消遣时间的好办法，回忆是快乐，可也是痛苦的，她把松三送她的相片给我看，信我可没看。五点左右，小弟与慧相继归来，我则拿回我那篇《断芽》就回来了，脸上浮上了得意的微笑，一个温柔的下午，黄金色梦般的下午。晚饭后弄了一刻《说文解字》，下午斌还问我暑假中那个可纪念的下雨的日子，可还记得！？她却不



记得是哪天了！今天下午的意外遭遇，一样可以说是个纪念日子呢！她还怕我今夜会失眠。

1月16日 星期二（十二月初八） 晴，微风

幸好，一夜好眠，一觉直到天亮，没有失眠！

没起来就听见外边风刮得响，心里就烦了，去学校往北，得顶着风头去，那么一大段路，多费劲呢！还好到了学校时，风已是不大了。第一小时词，孙先生讲得有趣，两小时经学历史的堂上，没有几个正经听的，我也看了一会儿《冒险家的乐园》，本来连阴了三天，今天却被一阵风吹得天朗气清了，我不也得是青年吗？今天我的暖寿吗？！午饭后把文学拿过黄家去，和斌谈了一阵子，又提了一点往事，三点钟出去，到银行取了钱，又到东安市场取回手表代价22元，正是我的年龄。第一次买手表，心里很高兴，又替斌买了一个手电筒，五时多归来。在市场门口遇见卢五神气得很，点点头。回来已是黄昏，把东西给斌拿去，又留我在那坐了一刻，六点左右回来，歇了一会儿，跑到刘家去借英文，不巧，他们还用呢！拿回了几本三六九画报，晚饭时，斌与小弟来，稍坐一刻，小弟先归，九时左右斌始回去。三六九却让她带走了！座谈至九时，难得！下午得泓来一信，多情得很，但斌连日亦多情得很。

1月17日 星期三（十二月初九） 晴，冷

夏历十二月初九日，今天我的生日也，昨天买了一个手表，算是母亲送我生日的礼物吧！今天真是逍遥了一天！

早上第二小时才有课，可是还迟到了廿分钟，下了宋诗，一小时空堂到图书馆去抄英文单词。第九时是英文，交了 New word book。讲了大半堂的闲话，下课在老宁屋里闲休一刻，差不多十二点半了才去吃饭。小徐、宁老二、李家四人合吃了一元六角多，我吃的最多，吃完已是快一点了。特意带来了冰鞋，于是和小徐一同在学校冰场上溜了一刻，冰不坏，